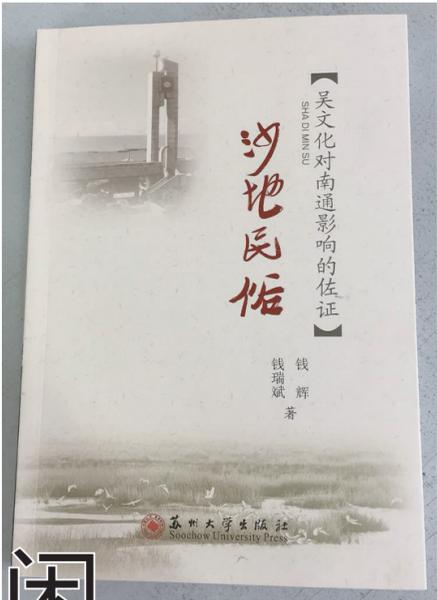


江海文化



【吴文化对南通影响的佐证】

沙地民俗

钱瑞 钱辉 著

编者注:本文摘自钱辉、钱瑞斌著的《沙地民俗》一书。该书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江海文化丛书》之一。作者在书中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作了系统整理,为南通文化大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沙地人有多多个以“臼”字命名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随手拈来,就有用以粮食脱壳的木臼、石臼、对臼,用以开门、关门的门臼和药房的药臼,以及纺纱用的芦篾臼等。

木臼,都是使用杉木树的下半部制成,大小不等,一般的周圆二尺、高二尺半左右,上口以下、中部以上的部分凿空,形成圆形,深尺许,向下渐成“V”字式的碗底状,大约为二三升谷物的容量。木臼还有一个被叫作榔头的配件,这种榔头

分为两种,一种,顶端安装着一个穿了孔的、七八斤重的圆石头,称石榔头,另一种装的是加工过的木根,叫木榔头,有的在榔头下边的杵头处嵌个小铁箍,利于脱谷。另外,春高粱的时候先要浸一下水,春其他稻谷时则不需浸水。这种木臼,以前的沙地农家差不多家家都有。

石臼由石料凿成,高在50厘米左右,内空与木臼相近。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有水泥制成的。石臼的榔头柄比木臼的长得多,分量也重多了。

对臼,因劳作时用脚不用手的缘故而得名。人们按照杠杆原理,将榔头的竖向长柄改为短杵,加一根横向的长杆作为踩杆与短杵连接,再把它固定在一个支架上。操作时登高一步,站在与支架平衡的一端,一脚踩下,榔头上翘起,一脚提起,榔头又落下。用脚一对一对的,“对臼”也因此得名。

木臼、石臼、对臼的名称不同,平时安置和使用的方法也不同,人的感受更不同。木臼,平时可以安置在不显眼的地方,用的时候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位置,还可以坐着春,老幼皆可。很多时候,大人坐着春,小孩站在对面,或者站在旁边也来帮忙,小手与大手握在一起,一上一下地学着春。开始时一边说说笑笑,唧唧呀呀地哼着曲儿,不一会儿便面颊红胀、气喘吁吁、汗湿衣衫,再也不想哼唱了。逢年过节、蒸糕做圆子的时候,更是春得手麻臂酸。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使用着过来的。

石臼安置在屋的一角,往往是做豆腐人家用来春石膏的专用工具,春的时候站着,摆足姿势,先把长柄榔头捅起来,再往下春。它的劳动姿势注定了榔头春下去时发出“嘭——嘭”声,脚下地面的震动感,以及春的人喘着粗气发出的“哼唷”、“嗨唷”声,极不会像春木臼那样的唧唧呀呀。

对臼,实际上是在木臼、石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的可以是木臼,也可以是石臼,所安置的位置,角落与壁脚均可,由于登高一步操作的缘故,使用者大多是中青年,这种春法既省力又省心,一次完成,面不改色心不跳,一边劳作,一边还可以唱歌、哼小调、打劳动号子。

药臼,药铺春药的那种,是中药铺的专用工具。门臼,则是门框的配件,由此承托门板左侧或右侧的门柱下端,便于大门的开合需要。

芦篾臼,乃是纺纱车耳朵上的配件,便于纺纱锭子的安放、旋转之用。此物很小,很不起眼,只用一节与筷子长短粗细相似的干芦苇,逢节截下,在温水里浸泡片刻,取出划分为三个等份,形成三股,裂开至节,每脚向同方向拧“紧气”,尔后三脚合成绳,装上纺纱车的耳朵即成。诚如沙地人说的“一物对一物,菩萨对念佛”一样,芦篾臼虽然小,可少了它,其他的很难代替,如果真地少了它,纺纱车还难于运转呢。

然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物品已经相当陌生。木臼和石臼、对臼,早已被碾米机代替,门臼也被铰链代替,芦篾臼,也由于旧式纺纱这一劳作现象为现代化的纺织机械所代替而踪影,药臼,也已经为粉碎机代替。这些生产、生活工具被更先进的工具替代的趋势,以及劳动强度减轻的事实,折射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尽管木臼、石臼、对臼这些实物正在消失,但是,在于雁过留声、物在留影的缘故,有一种现象至今还刻在中、老人们记忆之中,而且时不时地还在谈话中出现,这便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文化。

例如谁的大腿长得粗,有人会比较说:“大腿就像木臼般头。”有人借木臼制造笑料,突然向某人发问:“你知道门臼几只钉?”这是设好了圈套让人钻的话题,意思是:问我的阿舅(妻子的兄弟),这门臼有几只钉?想借谐音占人家的便宜。回答的人如果早有觉察,会回答说“回舅3只钉”。这样的话,由于识破用意,能使在场的人仰面一笑而作罢。另外,木臼,沙地人的发音与用手触摸大舅子、小舅子的“摸舅”相一致,于是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又会以此当作调侃的话题,指着木臼抚着他人的肩头问:“这叫啥?”答者

如果放松警惕,会脱口而出“木臼”,这时候也会引起一片哄笑声。带有“臼”字的歇后语也很风趣,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有:石臼做帽子——难顶难撑、石臼里春线团——捣乱,石臼里装阎罗王——捣鬼,捅了石木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如此盘点起来,木臼、石臼这些工具,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出了文化,给人们带来了欢乐。

品味时尚

陈洪娟

陪婆婆学跳广场舞

虽然婆婆很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但为了替我照顾孩子,婆婆不得不住到了城里。白天,我和老公上班,女儿上学,家里就剩下婆婆一个人。她除了去菜市场买菜、下楼倒倒垃圾,其余时间都一个人闷在家里。婆婆经常叹气,说:“我快闷出病来了!”

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楼下的公园里就会亮起各色漂亮的灯,小广场的音乐也会准时响起,一群大妈伴随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婆婆经常站在阳台上,看她们跳舞。有几次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她还随着音乐节奏扭着身子。

我心里不禁一动,走到婆婆身边,对她说:“妈,你不是不想学广场舞啊?”

婆婆没注意到我走到她身边,我突然这么一问,她的神情有些不自在,摇摇头说:“我没想学,我只是觉得热闹。”

“妈,要不你也去学学广场舞,既可以解解闷,还可以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我劝婆婆。

婆婆还是一个劲地摇头,说:“不行不行,你看我手脚都僵硬了,哪里学得会?再说这些跳舞的我一个都不认识,找谁学去?”

“妈,其实这广场舞不难,多练练就会了。我陪你一起去吧,正好我也想去,我们可以作个伴。”我看出婆婆内心是想学的,便趁热打铁。

“你愿意陪我一起学?”婆婆有些疑惑。

“是啊!我们现在就下楼去学。”我拉着婆婆下了楼。

小广场上,一首《最炫民族风》正欢快地播放着,几十个人分成几排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和幸福。我和婆婆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跟着领舞老师的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无奈,领舞老师的动作太快,我勉强还能跟得上,婆婆好多动作都跟不上节奏,手脚也配合不好,顾了手的动作,忘记了脚下;脚步走对了,手却不知道怎么动了,弄得手忙脚乱。一曲下来,累得气喘吁吁的婆婆打了退堂鼓,说:“这广场舞好难呀,我不想学了。”

“妈,今天才第一天,你已很不错了,好多动作都做对了,有些动作确实有难度,多练练就好了。”我安慰婆婆。一连几天,我都拉着婆婆来学广场舞。几天下来,婆婆慢慢能跟上领舞老师的动作了。可是,只要一不看领舞老师,下一步动作就不会做了。“我记性太差了。”婆婆埋怨自己。

“熟能生巧嘛,我们再多练练就行了。”我鼓励婆婆。我用手机把领舞老师的动作全都录了下来。白天,婆婆忙完家务,就对着视频练。有时我在家,就陪着婆婆一起练。几天下来,我发现婆婆居然也跳得有模有样了。

现在,婆婆每天晚上都下楼跳广场舞,起初是在后排跟着人家跳,现在慢慢移到前排带着别人跳。通过跳舞,她认识了好多邻居,白天也不再一个人闷在屋里,经常找邻居串门去了,精神比以前好多了,人也变开朗了。

广场舞把婆婆整个人都改变了。

方言考究

“旺火旺饭”

徐乃为

崇启海方言中的“烧火”是说成“旺(yang)火”的。“旺火”最初的意思是“使得火旺起来”,这是古汉语中形容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动用法”本来是一种特定语言环境中的临时使用。然而,“旺”的这种用法在长期使用中,被固定下来。于是,在本方言中,“旺”产生了“烧”的词汇,因此,就有“旺饭”、“旺开水”、“旺小菜”等动词词组。

烧字意义明晰,为什么要用“旺”字去替代呢?这是文化中的“避忌”。

民间的语言避忌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为避忌粗俗而换成文雅。就本题而言,我们方言中无平翘舌之分,“烧(shao)”与“骚(sao)”同音,“骚”是“骂语(骂人话)”,不雅,因此避忌。用“旺”字通过使动用法去替代。与这一现象雷同的,本方言中“拉屎”、“拉尿”亦嫌粗鄙,上辈稍文雅的,即说是“解手”,且有“大小之别”。

另一种避忌是避凶险、困厄为吉利、吉祥。例如,讳言“死”,用“老了”、“走了”(本方言为“跑脱”)等,今仍以“旺”字为例;上一例中的旺,指火势,属中性词;但另一义是“兴旺”、“旺盛”,是吉祥的词。因此,本方言中把“生霉”的自然现象,说成“兴旺”,或“上兴旺”。

黄海里有一种“黑鲫梅童鱼”,因在梅花结籽成长较漫长的阶段中成汛的,因称“梅头鱼”,亦讹称“馒头鱼”,与风俗中“遭厄运”称为“触霉头”谐音,我们的祖上给他“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兴旺鱼”。

还有呢,稻田中有一种与稻秧长的极为相似,与稻秧争肥的野草叫稗草,因“稗”的谐音是“败”,是不吉利的称谓,应当避忌,于是农民把这种草叫做“旺”。

这是文化现象,本文仍致力于方言本字的考释。

上文说及的“发霉”叫“兴旺”,这里涉及另一个词。“发霉”的一种情况是生“白霉斑”,特别是发酵的调味料“酒”、“醋”、“酱”、“酱油”,无太阳晒照,几个阴天后就生“白霉斑”,浮在表面。袁劲先生的《海门方言志》与卢今元先生的《吕四方言研究》,都记如“白梦(mang)”,其记音是符合实际的。其实,细究起来,这个“梦”字,其实还是曾对“霉”避讳的“旺(wang)”字。声母“w”的演化,有一种方向,是演化为“m”。如望(wang),在方言中,读如“mang”。再如,袜的普通话说是“wa”,方言中则是“ma”。可见,“白梦(mang)”的本字,可以考证为“白旺”,仍然是将“霉”,转换为“旺”。

“旺”字故事的有趣,还不止此。在启东有这么一个民俗,一些稍有钱的老太太,为祈求在地狱不受苦,来

世得幸福,先预存“福禄”,叫做“还寿生”,请和尚念《寿生经》,有“破地狱”、“破血湖(污?)”、“解冤结”、“解冤业”、“解兴旺”等环节。显然,“兴旺”是“厄运”、“霉运”的避忌用语;假如用其本意,意思就反了:“兴旺”要保持,要“增发”,怎么要“消解”呢?可见,经过长期的避忌,“兴旺”已与“霉厄”同义!发展下去,就得再次避忌,我们叫做“升级避忌”,此处正有一例,可堪说明:

拉屎一大便一洗手。

茅坑一厕所一洗手间一化妆间(韩国)。

上次去韩国,发现在韩国的“洗手间”已经升级为“化妆室”。其所以“升级”,是因为第一次避忌后的新词已等同于原词;例如,“大便”中的“便”本指“方便”,无“屎”的含意;用久了,“便”就等同“屎”了;“大便”竟成动宾词组,“大”同“拉”,“便”同“屎”;于是,“便”又与“粪”组成“粪便”,这都是后来的引申义,所以需要继续“升级”,用“洗手”替代,再行避忌。至于上升为“化妆”,自然是“锦上添花”。

与以上避忌相似的有“避讳”——避忌的是名讳;讳,即名字。避讳即是避尊者、长者的名讳,如皇帝的,圣人的,父祖的。今举上一例:

如康熙名“玄烨”,清代规定,写到“玄”这个字,最后一点缺笔。民间干脆不用这个字,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千字文》“天地玄黄”,在康熙以后就改成“天地元黄”;南京的“玄武湖”改为“元武湖”。康熙也觉得麻烦,所以皇太子、皇太孙的名字都用极为冷僻的字,他的儿子本是“允”字排行,改成“胤”;儿子雍正皇帝名“胤禛”,孙子乾隆皇帝名“弘曆(非歷)”,曾孙嘉庆皇帝清颀琰等的名讳都选择冷僻的字,以防官民使用文字的不便。

“煞脚跟”

老钟

“煞脚跟”“煞屁股”这两个词,都有紧急和紧接着的意思。但细细品味,两个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煞脚跟”,是指紧急(接)着追。例如:“张华刚到,李兵便煞脚跟追来了。”一个前脚到,一个后脚到,表示两个“到”在时间上是紧急(接)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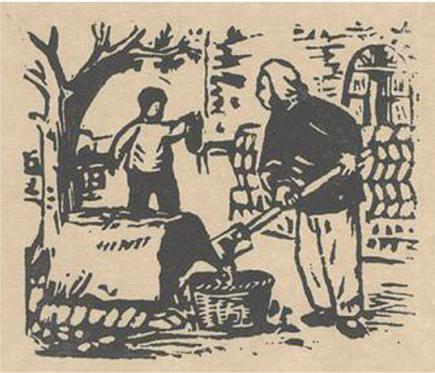
“煞屁股”,是指紧急(接)着跟。例如,“张华刚出发,李兵便煞屁股跟上了。”张华走到哪里,李兵就跟到哪里。“煞屁股”不仅表示时间上的紧急(接)着,也表示空间上的紧急(接)着,但侧重表示的是行为动作在空间上的紧接状态,而且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而“煞脚跟追”,则强调两人行为动作在时间上的紧接,虽然在空间上当然也是紧接着的,但侧重在时间上的紧接。

走近记忆

陆建兴

积肥



入秋后,庄稼人忙着筹备播种的农事,看着他们肩扛车推着一袋袋化肥回家,我就想起了那年代积肥大生产运动。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落后面貌抬眼可见,没有化肥厂,没有机械耕作,一切都靠肩扛手提,人定胜天的作为。为了迅速改变农业生产贫穷落后面貌,全国人民掀起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对启东人来说:“金山银山一担挑,向党中央献礼。”那要夺“金山”“银山”,“肥”可不能少,肥料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粮食的“粮食”,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肥,等于瞎胡混。”可当时启东没化肥厂,肥从哪来?传统的农业依靠农家肥,启东人民就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深挖洞、广积肥的群众运动。那持续20年的积肥场景虽逾四十多年,但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积“黄”肥,黄肥即人粪尿。人粪尿是庄稼最好的当家肥,那年月,农民视其为“贵肥”,不仅仅因为它施在哪里就肥在那里,而且值钱。生产队长为了不使农户走失人粪尿,每半月安排刮一次坑底,即由男老力挑着粪桶挨家挨户出粪。每到一家,两三个人挑粪,记好担数,并把每家的粪留一桶放集体大池坑边做样本,出粪者在午前或晚上收工前集中在坑边根据各家粪的厚薄和质量的好坏议价,可当时启东没化肥厂,肥从哪来?差的三四毛钱一担,这样一坑粪能换好几元,到年底生产队结账时每农户能增加经济收入。如此,农民很珍惜屎粪,有句口头禅:“出门肚里放放空,回家上坑急匆匆。”就是说尽量把屎粪拉撒到自己坑,不轻易拉撒在外人田。

积“绿”肥,绿肥即青肥。秋收后,有的地块部署来年种玉米的,生产队长就安排人手在这地块行间播上草种(草头)。春天,春雨连绵,草芽萌发;春风徐来,草头旺盛。到播种玉米时,生产队大男客使铁搭,将青草盘下土,作为玉米生长的基肥,名叫“埋青”。埋青不够的话,队长又安排辅助劳力去沟沿河边拔杂草,一捆捆、一筐筐提来,埋到玉米行里。因此,那月分的青草都是宝,用作基肥少不了。

积“粗”肥,即大杂肥。在“勤积肥,保丰收”的口号下,农民向“三棚五底”要肥。“三棚”,即猪棚、羊棚、鸡鸭棚。三棚内肥是个宝,肥沃庄稼也不少了。政府鼓励农户养猪养羊养鸡鸭,但当时粮食少,人都吃不饱,哪来粮食喂猪喂鸡鸭?但为了攒肥,农民克服困难,家家户户养了只把猪,猪吃的是柴糠水葫芦,给少许精粮,那猪粪是有用的,但质量就“粗”了。因为养猪少,农户将猪粪的处理就直接放坑里,与人粪共蓄,生产队刮坑底时与人粪共集。羊棚里的羊有的农户养两三只,羊吃的是草,灰是粗的,精明的人家经常把羊棚灰刨出

来,堆成锥形,捞点河塘泥涂上,蕴闷,到生产队集灰时,羊棚灰细腻喷松,换个好价钱。鸡鸭棚灰少,且肥,农民往往放自留地上。“五底”即:坑棚头(厕所)、柴垛头、灶口头、灶脚跟头、台脚跟头。集“五底”肥是深挖洞、广积肥的举措。农民在人民公社领导的号召下,利用空闲时间自觉地集“五底”肥。把粪坑四周的泥垦出来,把柴垛头的柴泥灰扫出来,把灶口头的杂泥刨出来,把台脚跟头、灶脚跟头干脚泥挖出来,堆放一处,交生产队作肥料用。除此之外,人们还挖掘潜力造肥。每年三、四月是农闲的季节,生产队长发动全队男女老少拿着长竹竿,挑着泥络担,浩浩荡荡到沟河里捞水草,到沟沿芦苇跟头拔杂草。此时沟边河畔,人头攒动,竹竿挥舞,捞的捞,挑的挑,那阵势犹如沙场秋点兵,气势宏伟。一担担水草,一捆捆杂草,涌往社场空地一处堆,一天下来,堆成小山,然后捞河泥涂抹,让其发酵成肥。到秋播种时,将其一担担挑往麦田,撒在麦行里,作麦的底肥,功在智慧。

积“湿”肥,即捞河塘泥。秋收秋播后,沟渠边上的芦苇割尽了,这时是捞河塘泥的最佳时节,生产队里的强壮劳力,撑着泥船,拿着泥夹和杆锯,去河塘里捞泥。此时,河面上小船如点点繁星,繁星上站着俊男,虽深秋,但他们穿着单薄,撸起袖子,两脚稳住小船,两手握泥夹柄,在亮亮的号子声中,黑黝黝的淤泥一夹一夹夹入船舱,又一杆锯一杆锯甩上岸,其英姿让人呆眼。其余劳动力,三人一杆,拿着泥扒扒泥。一人把河塘泥扒入粪桶,两人扛着倒入田中。还有的干脆瞄准淤泥厚实的小沟,抽干水,全员下沟,男人下沟扒掘泥,女人用杆锯传泥,一块块污泥像燕子从锅底飞上岸上,一两天功夫沟底见天。后把污泥一担担挑到田里,用锹扯开,经严冬一冻,过年一敲一扒,生产队里的农田基本上铺上了肥泥,这叫“积肥铺生”,生泥能改良土壤,肥泽庄稼茁壮生长。

积肥,人们还想了新的招数,把蚌壳、田螺壳、贝壳烧成灰当钙肥,把蚕豆水浸臭水沟得水当碱肥,把臭鱼烂蟹当磷肥,70年代初还培育“5406”生物菌种肥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为了肥田,农民想方设法多积肥,夺取庄稼好收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座座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微量元素肥等纷纷问世替代了人们陈旧的积肥方式,“积肥”两字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意识,人们不再为积肥操劳奔波,也早已不积肥了。但我认为: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化肥虽见效快,用时省力,但没有原生态肥料好。那些人畜肥、草木肥、淤泥肥等虽不时髦了,但在老一辈人的心里,那肥才是真正的农田益友,庄稼的伙伴。所以,每当我想起那积肥运动,还是那么的亲切、自然,积肥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星期诗汇

周国仁

多用兵不如巧用计

(谚语诗)

山中有虎百兽不宁,他们个个吊胆提心。若要硬和老虎拼,不要牺牲多少兵。多用兵不如巧用计,让老虎自己掉陷阱。大家们挖坑当作井,上面用枝叶来铺平。只要老虎外出行,老虎准会入陷阱。谁敢对老虎来诱引,把老虎带入这陷阱?百兽之中鹿才行,它跑的速度如飞行,一步能跨过这陷阱。小鹿自告奋勇拼虎引,即使死了也甘心。消灭老虎总得有牺牲,大家对它很崇敬。小鹿故意来到老虎营,老虎突然亮眼睛。上门的肉怎么不吃?它对小鹿追得紧。小鹿显出了大本领,老虎跑得慢难靠近。小鹿轻松地跨过了陷阱,老虎没有如此大本领。老虎追赶时不动脑筋,一下子跌进了这陷阱。大家用石头砸老虎,老虎高声喊救命。老虎深知此完命,奋力想爬出可不行。山中无虎百兽开心,行路吃草不担心。这个计策真正行,好的计谋胜用兵。

